

雪窓文集叙

雪窓

文集

古之君子之於言也求盡其心而已夫言所以  
宣志而達猷也君子蓋慎之言行於君而用利  
大之可以謀王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  
而違實遷物而隱情則徇富貴者之所以自壞  
也吾讀雪窓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  
生生於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輪對有繳  
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真所以志也予  
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閑得失之故極

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  
幾也知聽納之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  
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  
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危也其言抑而  
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敬  
與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  
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  
位兩府而先生弗爲也屢承郡紱而終身焉雖  
嘗晉叅法從位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

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  
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以徵學焉信先  
生之爲君子也嗚呼穆陵於南宋可謂僅治然  
多慾內訌匪人外附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而忘  
大敵之壓境也蓋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  
泄泄其何望於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卿  
甫愬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  
陵俾塏叙塏惟先生之賢雖光昭史冊然世更  
二代年歷三百而爲子孫者能寶遺編而不墜

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激頽則孫氏之賢可徵矣  
祖宗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可謂賢子孫乎吾  
近閱宣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覈難該  
文獻易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愆憑乎文卿  
甫吾畏也舉進士為給事中以言落職茲江陰  
是無忝其祖云

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壇  
謹叙

### 雪窓先生本傳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奉勅撰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  
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  
吏部架閣文字為武學諭輪對言人主聽言不  
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  
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  
州主管崇道觀召為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

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䟽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過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庶吏槐首以夢觀對帝悅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

吳燧論罷直龍圖閣予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  
路提點鑄錢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  
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  
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  
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  
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  
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  
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  
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  
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  
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  
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  
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  
而重名節云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  
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  
不撓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  
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

皆當時之傑出云

雪窓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通議大夫守集英殿修撰致仕贈宣奉大夫孫夢觀著  
明賜進士禮科給事中出知直隸江陰縣事裔孫應奎校刊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臣一介疎庸濫叨儒級誤蒙恩命分諭右庠茲因輪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幸臣聞切直之諫人臣之所難言而人君之所難容也蓋嬰鱗之患從古所戒而受人臣之盡言者惟明主

爲能恭惟陛下不自神聖樂取諸人以爲善自  
登大寶十有七年炳丹之奏不知其幾什百矣  
臣不暇遠舉姑以近事言之旱魃爲害下求言  
之詔真從諫如流之實德也改元更化下追悔  
之詔真改過不吝之盛心也士生斯世孰不欲  
披肝瀝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四目達四聰  
雖堯舜之世不是過也自昔人主諱聞直言於  
是有謂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者矣今奏疏  
有曰箴戒之切不能止醉歌之譏溺愛之偏莫  
能掩道塗之議而陛下未嘗罪其言之過於直  
者自昔大臣多護己短於是有專攻上身傳會  
大臣者矣今奏疏有曰隕穫去就自忤於禮義  
廉耻之維曲意調娛莫決於陰陽內外之際而  
陛下未嘗恚其言之幾於訕也雲南喪師反以  
捷報昔有以此而濱於危者矣今乃謂淮襄一  
百餘州三分失一而任其自如川蜀五十四郡  
一擲俱亡而聽其自若固未嘗不及於境土之  
日以蹙也山東盜起謂不足憂昔有以此而速

於亡者矣今乃謂江陰之擾方息而毗陵之閔  
繼作毗陵之閔未已而青陽之寇已聚固未嘗  
不及於盜賊之日以繁也或有言諸夏雲流天  
降衆異者矣或有言茶鹽更法和糴科抑者矣  
或有言民不安居而至於散民不得食而瀕於  
死者矣不寧惟是言國步多艱危機交急者有  
之言事會已極政弊已窮者有之言何等氣象  
見於京城京輔者有之跡其往言難徧以舉憂  
治危明槩鄰於激昔劉蕡一策當時考官猶以  
爲嫌今陛下不惟赦之又優容之畧無諱忌此  
非漢唐以來諸君之所可企及者也然危證荐  
臻壞形層出有如群臣之所奏幾於禍至之無  
日豈其言果無補於事功歟大抵人君之聽言  
固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雖有言而  
不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今日之失母亦  
陛下容納之量雖闕而施行之意實少警悟之  
機雖生而繫吝之私難絕有乃訓而未克邁有  
所聞而未能尊故雖日聽盈廷之議而莫有執



其咎者不然憤悻之心愔然而作將卧薪嘗膽可也將朝不食夕不寐可也將無日不伸傲國人於天命之靡常而民生之不易可也尚忍坐視天下之弊之至於此極歟臣雖贅叙夫亦何益伏惟陛下少賜清燕之間緡閱奏篇擇其切於今日之急務上關君德下關民命者剛決而力行之庶幾天命之將絕者可續人心之將去者可追不惟足以昭吾君聽言之實而又足以激臣子敢言之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

陛下留神

第二劄分別試

臣恭惟國家南宮試士典以從橐臨以臺臣事至重也爲士子者窮日夜之力辛酸於筆硯間不可數計也幸而得與計偕蓋有數矣又幸而無疾又幸而無故則重趼來京誰不覬夫旅進旅退而角勝於鵠立之場不幸而葭莩之親仕于中朝或司文衡或司簾外拘於條令則例皆驅爲別試之歸夫爲之宗族者固所不論甚者

毋黨甚者妻屬稍涉於服屬之末亦皆不免別  
試且夫平居未必霑其餘瀝之潤自服而勞自  
中而選及來省闈榮望遽隔聲律之習稍衆猶  
可覬倖其間蓋有試一經而四三人者六七八  
者縱有出類之才局於額而不可得則私相告  
語以爲何苦自譏一試於陸沉之域涕泗逆旅  
之中怨詈有司之室間有飲氣而疾遂指情親  
爲仇家者人之常情豈不愛其宗族愛其親戚  
於是一遇差官或托他故或祈幸免忽被選差

則彷徨而失所措不知朝廷果何憚而不爲之  
處也紹定五年省試令潛舉胄舉人同避親人  
就別所混試所取員數幾四十人士子既無孤  
經之患有司又無避嫌之憂不過撥大院差官  
之數及取士之額耳於朝廷初無所損而上下  
悉蒙其利成規尚在可舉而行此去省試不遠  
欲乞聖慈下臣此章送禮部看詳臣不勝拳拳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臣一介書生比叨睿渥分諭右庠獲侍天顏曾

殫末議茲又負永宗寺攝事舉曹次當陛對敢  
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察臣聞國之所恃以立  
者民也民不得其生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盜賊  
公行莫之或止此非昔人之所以擠于亡者歟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猶或有之近而幾甸白晝  
剽金此何景也繡衣之使至煩臨遣而猶未革  
其臂弓腰刃之習設或加之師旅因之饑饉則  
又將何以處此流離之子襁負相屬今且纍纍  
然於江之南矣曩者朝廷頗以爲慮或遣朝紳  
或戒郡縣必欲究其安宅而後已謀國之人失  
於區處非泛之費未嘗均節猶於此而屯施焉  
則遺至於今宜也今期年矣玩視習聽似已相  
忘於度外陪都之邑近幾激變則其他俟釁而  
發者直需時耳彼其退無所歸進無所倚豈能  
枵腹而聽其自斃天相國家則亦幸其僅爲小  
盜而已且臣聞之淮甸之間兵不足以衛民哨  
騎突來靡間寒暑春夏之交驅掠我馬牛繫累  
我子弟哭聲振天聞者慘如也國家平時高爵

重祿以奉邊將美衣豐食以贍邊兵一旦寇至  
縱之俘掠此固不容於誅矣然臣之所謂大可  
慮者則又不止是嗜利嗜殺夷狄之常今乃以  
吾女之閑於紡織者而使之蠶以吾丁壯之業  
於墾闢者而課之以耕以吾藝事之習於舟車  
鎧甲者而役之工重捐金貝以易之廣置田廬  
以安之生聚教訓幾欲以中國之民反害中國  
而吾民乃困於盜賊困於流離居則無以衛之  
生則無以養之是殆類於為淵毆魚者夫有民

斯有土民不之恤何土之能保吾方  
彼方  
耕業吾方困守彼方迭出吾之民日以窮約彼  
之民日以富庶吾之國日有鋒鏑之憂彼之國  
日有驅掠之利旣墟我襄蜀矣又擾我淮甸矣  
又聲言襲我廣右矣我日以弱彼日以強士大  
夫方且豢於燕安鳩毒之娛略無蛇豕荐臻之  
慮徒幸夫祖宗之所以得天得人者尚可憑籍  
苟焉偷安以覬吾身之不及見不思厄運適逢  
危機已露日星雷雪之變今歲特異殆若與事

變造相符者火已及燃若何而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先民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陳亮舉以告孝宗皇帝以爲今世儒者之所未諱正此謂也嗚呼人民吾祖宗之人民也天下吾祖宗之天下也聚散離合之機間不容髮至可畏也吾君相其可不旰食乎然臣竊謂盜賊之變是綏懷之而已耳流民之變是安集之而已耳吾祖宗受命民無以誕保之而誘之來歸乃出於犬羊腥羶之類想其引領南望之心

天地鬼神之所痛也爲民父母其忍付之無如之何而已哉有殞無貳不爲不義屈者寧能有幾萬一舍其畜養習其風土提戈反鄙將有撫我虜我之分事關宗社未易輕言甚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於陛下者也陛下而一念及此則凡上而君德下而民隱內而朝綱外而邊備其得以玩心處之乎臣不敢泛舉以瀆天聽惟陛下毋以爲迂愚而忽之則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臣聞兵詭道也在彼者我可知在我者彼不可測則攻守可以制勝狡焉強歡擾我邊陲自間謀不精而倏去忽來皆不能以豫爲之防吾謀亦已踈矣甚者帥閫之申明廷紳之奏請所以爲周固之計者則夫人皆知之不幸而有漏師之人則彼得以窺吾動息諗吾堅暇軍志之所謂先聲後實者反足以闡吾之機關矣幾事不密恐非獨害成而已也臣愚欲乞自今以後應有言及兵事者付之宥府密爲區畫特免報行庶幾有合於宥密之義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通鑑格

臣聞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辦於楮與鹽耳楮之爲數近如版曹所奏舊者已及四十二千萬新者已及二十三萬方來者僞造者蓋又不知其幾多則賤少則貴理勢之所必然者今新楮之價較之下方亦且削於曩之半矣秤提殆幾無術毋已則權之以鹽筴乎爰自鈔法屢更民疑滿腹立爲高價商旅

不行斥鹵之地敖庾克積謀國者固嘗建  
求售之策矣或者乃謂累而計之所損不少  
夫損者固不少矣不知過此以往所損其不  
乎潤下作醜易復其性積藏日久既經有  
司秤量則消折之咎孰執責償亭丁逋者  
逃矣究詰司存舊者新矣此其患一也食  
鹽之家止有此數熬波所出額亦有常陳  
陳相因無所發泄縱於此時損價以售則  
食者有限外此何需非惟舊鹽虧價而新  
者亦與之俱矣此其患二也官賣之價既  
窮則私鬻者愈得以奪其利積倉之額既  
折則續納者必求以補其虧此其患三也  
朝廷方窘於用度之不足而寄命於鑿空  
之楮曷若損鹽之直使之流通於積滯之  
餘則商者願出於市可使亭丁無失業之  
憂可使官吏無虧額之患可使姦民無販  
鬻之私可使異日新鹽之價不至於相因  
而愈損鈔法漸通國用漸裕或以之截造  
新楮或以之收換舊楮一舉而數利兼執  
事者何憚而不爲此也不然私價猶

故商人巧於心計者必不肯爲無所利之舉矣  
昔者蘇軾進策先朝以爲使天下而無鹽鍊酒  
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亦謂使今日而無積貯  
之鹽則亦將待價而沽之乎臣竊料及今而損  
其直猶可爲也日復一日價日益損鹽日益消  
二者將胥失惟陛下亟圖利之

戊申輪對

論寬厚之弊

臣聞士大夫無寬厚之實德非國家之福也士  
大夫習寬厚之美名亦非國家之福也夫寬厚  
國脉之所恃以立者也苟惟習於其名而不察  
其所以然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漢初諸  
臣議論務在寬厚國祚綿遠終必賴之而或者  
且謂後世多行之者非也國朝以仁立國列聖  
相承恪守家法社稷靈長之計在此而不在彼  
也比者大化既更正人在列一時敢諫之士執  
法之臣稍過於激相繼引去於是意嚮潛移氣  
象隨異上下相仍遂一轉而爲寬厚之歸矣固  
不害於政也特患今之所謂寬厚者非古之所



謂寬厚耳司馬光上言於仁祖之朝謂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多行姑息之政且當是時朝廷清夷群臣輯睦宜若不容少貶而光所憂乃在於此矧今國勢日輕民生日蹙變故日繁疆理日削人才日少財用日虛而士大夫乃欲習寬厚之美名得乎臣竊妄謂今日士大夫之習倍往往謙冲退託之意多而運量把握之意少懲創悔艾之意詳而奮發激揚之意畧因循苟且之意重而作新振起之意輕含容隱忍之意厚而是非可否之意薄未必有市恩之心也而不敢任怨未必有好名之心也而不免懼謗風憲之地迫於調停未聞有十䟽而攻一竦者封駁之司危於宣諭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奉三尺法職也或至於循弊例以惠於僥倖忘私公義也或至於徇人情以爲圓融宜乎在外者習見內之積輕於是而懷玩侮朝廷之心在下者灼見上之優容於是而進動搖國是之論威弱而人不以爲

畏則謂其不至已甚也惠衰而人不以為恩則謂其將以買靜也長此不已習以成風法度必且陵夷紀綱必且淪斲禮樂教化之具必且廢弛職分之所當為者將有所避而不肯為天下之所不容不言者將有所沮而不敢言矣習熟見聞視為常事旁觀袖手莫肯誰何原其寬厚之初心豈知流弊之至此事勢所趨亦有不得不然者蘇洵謂久而不治則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惟陛下奮乾之剛行夬之決明詔二三大臣群工百執使之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有含洪之量者濟之以直方之志有溫柔之德者加之以密察之功必如富弼以盡革衆弊之心為心而勿以生事為戒必如歐陽修以執奏內批之心為心而勿以賈怨為懼必如張浚以控制諸將之心為心而勿以召釁為憂制破牽制之心洗滌彌縫之習不必一於任怨而不可無不避仇怨之力量不必輕於紛更而不可無改紀其事

之事功一轉移間神觀頓復則寬厚之實政得矣不然漢之所以基禍者正是物也可不畏哉可不懼哉

戊申輪對第一劄

論治世之弊

其一介踈庸備員匠監兼領郎曹三入朝班涓埃無補茲因輪對荐控愚忠臣聞事物之變有伏於至微而不可不察者消長之機是也善於覘國者不觀國勢之重輕先觀吾道之消長方吾道之日長則國勢雖輕而終必重及吾道之

日消則國勢雖重而終必輕群枉盛則正士消劉向所以知漢之必衰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陸贄所以知唐之必亂消長之機至可畏也恭惟皇帝陛下親摠大綱更新庶政登庸舊學復畀相權收召諸賢盡寘清要天下孰不改視易聽曰此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也然臣竊迹近事似於否雖傾而泰未開陰雖衰而陽未盛小人之聲迹雖寂而君子之事功未彰得非小人之道未嘗日進而長而君子之道已自不能不日

退於消沮之域乎請舉其大者言之論道經邦  
不親細務以身徇國助理萬機宰相之職重矣  
陛下收還政柄之餘似有獨運天下之意造命  
不盡由於中書密旨或間傳於省府則謂臣等  
將順之而不暇者宜也故其一吏當除動嫌親  
故不肯以除官八百之事自任一弊當去即疑  
歛怨不肯以盡革衆弊之志自期則廟堂之意  
嚮幾於消矣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  
相待罪臺諫之言重矣陛下於斥逐臺臣之後  
似有輕視言者之心月課或泯於留中風旨或  
承於面命則言十事而去五六者宜矣故其論  
人不行則泯默而已未聞有十九疏而論一章  
厚者言事不報其具文而已未聞有力爭不得  
而請解言職者則臺諫之風采幾於消矣指揮  
已降許以封還除命既頒俾之駁奏給舍之權  
重矣陛下有留賢之心而不能無玩言之病疑  
其駁正則宣諭以先之畏其固執則改命而行  
之銀臺一司自謂失職者宜矣故其封駁之類

至屢月而不見於邸書又安有援例而論漕  
之不當遷者繳納之上或申命則復爲之書牒  
又安有三舍人不肯命詞者則給舍之氣節幾  
於消矣推原其由臣竊謂陛下有立賢無方之  
公而未能盡無亦欲除吏之私有總攬權綱之  
得而未能盡無政由中出之失百司庶府非不  
知力陳時病之爲忠而不能不以直言去位者  
爲戒非不知痛懲弊倖之爲當而不能不以執  
法見斥者爲疑臣之所憂實在於此而又有大  
可慮者焉易稱否泰之反一以消長占之此消  
彼長不能兩立吾道日消則必至於下陵上替  
外重內輕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  
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况今法度不脩紀綱不  
肅外而帥閫萬一玩視朝廷則誰爲陛下之張  
浚微而近習萬一擅作威福則誰爲陛下之杜  
衍下而小人萬一動搖國是則誰爲陛下之王  
巖叟此正賈誼所謂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者也  
可不慮哉漢時有宰相而反詘於左右之辯論

者卒以基後世近習美權之禍唐自穆宗  
逐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然則公卿  
之間其可使有一毫消沮之氣象哉臣願陛  
明詔任事言事之臣各揚乃職爲宰相者必曰  
朝廷用例安用我爲爲臺諫者必曰受旨言  
實所不敢爲給舍者必曰不經門下臣爲失  
則朝廷之上庶乎可以振揚風采而無依違  
制之患也不然劉向陸贄之所深憂者皆今日  
所當鑒惟陛下裁幸

## 第二劄

臣聞漢王吉有曰公卿未有建萬世之良策其  
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竊謂今世  
之士大夫求其留意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者  
亦不多見也夫以驟遷數易之官而御夫長子  
孫之吏已不出其上下手矣重以退食自公之  
餘多欲取暇而姦吏愈得以行其私於是公牘  
之行移或空其月若日小官之書擬亦不於日  
月而謹書焉遂使胥徒乘時射利可其意者則

至屢月而不見於邸書又安有援例而論漕  
之不當遷者繳納之上或申命則復爲之書牘  
又安有三舍人不肯命詞者則給舍之氣節幾  
於消矣推原其由臣竊謂陛下有立賢無方之  
公而未能盡無亦欲除吏之私有總攬權綱之  
得而未能盡無政由中出之失百司庶府非不  
知力陳時病之爲忠而不能不以直言去位者  
爲戒非不知痛懲弊倖之爲當而不能不以執  
法見斥者爲疑臣之所憂實在於此而又有大  
可慮者焉易稱否泰之反一以消長占之此消  
彼長不能兩立吾道日消則必至於下陵上替  
外重內輕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  
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况今法度不脩紀綱不  
肅外而帥閫萬一玩視朝廷則誰爲陛下之張  
浚微而近習萬一擅作威福則誰爲陛下之杜  
衍下而小人萬一動搖國是則誰爲陛下之王  
巖叟此正賈誼所謂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者也  
可不慮哉漢時有宰相而反詘於左右之辯論

者卒以基後世近習美權之禍唐自穆遠  
逐中外以言爲諱者幾二十年然則公卿百  
之間其可使有一毫消沮之氣象哉臣願陛下  
明詔任事言事之臣各揚乃職爲宰相者必曰  
朝廷用例安用我爲爲臺諫者必曰受旨言事  
實所不敢爲給舍者必曰不經門下臣爲失職  
則朝廷之上庶乎可以振揚風采而無依違  
制之患也不然劉向陸贄之所深憂者皆今日  
所當鑒惟陛下裁幸

## 第二劄

臣聞漢王吉有曰公卿未有建萬世之良策其  
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竊謂今世  
之士大夫求其留意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者  
亦不多見也夫以驟遷數易之官而御夫長子  
孫之吏已不出其上下手矣重以退食自公之  
餘多欲取暇而姦吏愈得以行其私於是公牘  
之行移或空其月若日小官之書擬亦不於日  
月而謹書焉遂使胥徒乘時射利可其意者則



速與施行拂其意者則固爲藏匿未幾而莅是官者轉而之它則或毀其籍或新是面或顛倒其後先必欲遂其所志而後已由是詞訟之滯者日益繁伺候於旅瑣之地者日益衆賄賂公行咨嗟滿道又下而監司郡守之庭威令易行期限尤峻赴司點勘非一處所或申或展俱有定價故其縣鎮之違慢者紛如也不知夫立限之餘爲吏者固滯而不發繼則違限而責之略有加之詰問者則不過諉其責於置郵甚者縣鎮株送之徒取賕未滿則藏之累日而後出之居官亦不知其何如也引問之時則已落於典吏交通之後情僞百端未易致詰使其在我者明註其所發之日在彼者文明言其所承之日則違期之罪必有所歸而胥吏不得以行其姦文移徃復自此亦可以稍簡矣繼今而後能於此加意焉則上下必不敢以文具相應居長官者既有所考核苟沉滯於所屬之久則小吏何所容其身爲小吏者既久於申明而胥徒輒或

爲之稽滯則爲長者亦得以知其罪而懲之况  
官無崇庠食焉而怠其事誰肯甘心被此名哉  
此亦勉其勤政之一助也如臣言可采欲乞付  
外施行

壬子輪對

改元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更張化絃命大臣  
以開明公道責臺諫以振起頽綱用正人以奠  
安國勢邇來且暮年矣臣竊觀今日之治效非  
不差彊人意而未足以新天下之衆聽非不稍

勝前日而未足以洗積年之舊汙歲月悠悠識  
者興嘆此微臣所未喻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  
爲疑也此者誕頒御札爰改新元豈非復欲以  
此而爲作新之機乎何則使更化而必改元則  
不待於暮年之後使今日已收更化之效則雖  
不改元可也臣有以知今日之改元未必非聖  
意之不足於前日之更化也雖然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不足於更化而復改元聖意爲何  
如也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能既濟

此猶不可不加之意也倖門未窒賄賂尚行梵  
宇翬飛繕修不已是更化之後未能不爲聖治  
之累今將改元矣其可不思改過不吝以進君  
德乎內批特旨稍侵相權節貼宣諭莫殫言責  
是更化之後猶未能不爲公道之梗今將改元  
矣其可不思改紀其政以振朝綱乎平原出水  
大爲泚郡之災滄州無旬幾成害稼之虞是非  
此下有所以祈天命乎蠲稅有詔未蘇剗肉醫  
瘡之苦救災遣使無補流屍暴骨之人是非所

謂詔書每下民若更生乎自古固有改元而致  
升平者今可不思所以固人心乎儉人固已斥  
矣而彈劾之章多至覆護庶吏固嘗舉矣而貪  
黷之冒不爲少衰則是與士大夫更始之意未  
白也高宗皇帝改元必斥誤國害民之臣今其  
可不甄別人物而清吏道乎提楮之令固申明  
矣而有司折納多至取贏言利之臣固已去位  
矣而利孔既開未盡省罷則是議更錢弊以贍  
用之功未成也哲宗皇帝改元必變青苗市易

之法今其可不思所以寬之一分而制國用乎  
事事而圖之物物而思之如易所謂先甲三日  
而預期元亨之治如書所謂平在朔易而預思  
平秩之規如記禮所謂共飭國典以待來歲之  
宜而預爲孟春布德和令之地則庶乎昔之更  
化非虛文今之改元非故事也不然王春肇始  
是爲元年日邁月征歲不我與陛下更化至於  
三矣陛下改元至於六矣今日惟不足於更化  
所以改元他日更化不足於改元則雖復欲更  
化而事已往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臣實懼  
焉惟陛下裁幸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臣一介疎庸備員司府輪當陛對敢瀝愚忠惟  
陛下裁幸臣聞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無所恃  
而猶足以自立者幸也非可恃以爲安也臣不  
暇泛引姑以近而易見者言之天難諶斯天本  
不可恃也我朝受天明命以撫方夏此今日所  
恃以立萬世之基者也京邑之鬱攸甫息而浙

濤之衝突繼聞人心皇皇莫究安宅未可委之  
以仁愛人君也民心無常民本不可恃也我朝  
得天下以仁此今日所恃以爲泰山之安者也  
近日都城家自警夜非征行之苦非戰鬪之危  
而怨聲載道至形歌謠而卒爲之寢罪設有役  
之過於此者則將必有辭甲而誘鶴者矣未可  
委之以民無二志也大農月遣入不支出戶曹  
歲計取足臨時破楮莫售而未盡毀焚鈔法屢  
更而惟見積壓則國用無所恃鳳鳴朝陽相繼

引去鶴書赴隴來者次且內批除吏多戚畹之  
私外閩需才茂重弓之備則人才無可恃邊備  
方嚴徒聞有清野之說徒聞有守城之說赤籍  
之虛不暇問戎噐之除不暇察是恃夷狄之不  
來而已國紀未張徒有重相權之說徒有振臺  
綱之說易置或判於頃刻之間施行頗難於繳  
納之後是恃福威之惟辟而已夫可恃者如此  
不可恃者如彼有可恃而猶不當以自恃環視  
四顧無一可恃以苟安可乎昔人有言曰室如

垂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今日之無可恃豈  
直此二端而已哉此臣之所以爲國凜凜也陛  
下毋謂資稟獨高洞諸事變臨御既久熟知物  
情吾之聰明爲可恃也然細行不矜德之累也  
陛下毋謂蠲租賑貸不靳緡石革貪去暴屢播  
絲綸吾之德澤爲可恃也然小惠未徧民未懷  
也而况故舊敢於恃陛下之簡眷貂璫敢於恃  
陛下之使令士大夫之不肖者敢於恃陛下之  
知遇平居暇日未有動容變色之警固可晏然  
而無慮猝有不虞之患矣如其來臣又不知陛  
下將果何所恃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憐其  
愚而垂聽焉

第二劄

論州縣財計

臣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也先保障而後鹵  
絲故鑿得以損其戶數而有以固民志於危疑  
之頃然後知郡國固不可不爲斯民計朝廷尤  
不可不爲郡國計臣近者出守于宣嘗考五年  
版籍額二十五萬餘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

諸縣截留遠年逃閤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十萬餘石少則六七萬石若併以斛面而輸之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克府用者止萬餘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濟囚糧雜支乃至六萬餘石移東補西委難支吾宣爲藩府猶且若此其它小壘抑又可知真宗皇帝朝大臣語漕臣謂東南權利已盡今總制經制月椿等錢俱非國初之舊牙契則奪於上司之拘權酒課則虧於歉歲之頻仍上下煎熬無復生意於是宗姓請給緩於放行而無以廣陛下睦族之仁兵籍單虛憚於填補而無以佐陛下立武之政是豈天下之吏皆無一毫爲民爲國之心哉勢有所迫於上志有所不得伸於下其弊固應爾也於是朝廷因催數之浩繁而反有租額失陷之憂州縣利上司之急索而反爲囊橐自豐之計文移旁午徒飽悍卒之欲版籍殺亂徒售猾吏之欺國家將何利於此而使斯民至此極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大臣應自前主計

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量其輕重稍與  
退還及有截數少不足以供一郡之用者量其  
多寡更與支給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而斯民  
亦皆受一分之賜其於國家命脉實非小補

癸丑後省奏劄

乞召還李伯玉

臣聞癉惡者必彰善去兇邪者必登俊良蓋善  
之不彰與不癉惡同俊良之不登與不去兇邪  
同頃臺臣蕭泰來小材足以爲惡強辯足以飾  
非自爲言官見之論列多知名之士雖何澹胡

紘之徒曾不是過善類扼腕至以蕭艾目之若  
其堯攬關節轉鬻舉狀則其罪之靡者耳群議  
滋紛衆怒難犯李伯玉奮不顧身首發其惡陛  
下以紀綱所繫姑鐫兩官初非謂泰來爲君子  
而伯玉爲小人也近者天啓聖衷罷泰來言職  
天下莫不頌陛下之明邇臣相繼論奏略盡姦  
狀陛下不崇朝而出泰來於外天下又莫不頌  
陛下之斷臣於是時謂大姦幸已脫距善類可  
以安心遂不敢復以贅瀆天聽今泰來罪狀既



以明白則伯玉前日之奏不爲謬妄審矣况伯玉心乎爲國勇於疾邪使之立朝必能直辭正色上格君心謂宜朝黜秦來而夕納伯玉可也今縱未能還之本朝亦豈當處以謫籍歲月悠悠施行若此果何取於癉惡而去兇邪哉陛下即位以來崇獎直言其間固有以詆訐而得罪者或罹薄謫旋即超遷且伯玉蓋嘗得罪於臺臣陳垓亦遭斥逐陳垓甫去陛下即召之入秘府位都曹於正人可謂無負矣秦來之去且將數月伯玉坐謫亦已及朞而鑄秩之罰尚仍元降指揮未蒙昭雪臣恐爲善者懼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伯玉已降官資並與叙復速賜召回以穆公論以杜羣枉不勝善類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甲寅後省奏劄

論蕭秦來

臣聞紹聖之初有董必者所爲刻薄奉使嶺外欲釋憾於元祐之諸賢而不得逞後緣除授給事中陳次升封還詞頭必訟次升嘗謂元祐事

諫哲宗怒其輒訟言者詔送吏部臣讀國史  
此恭惟哲宗皇帝何其重朝綱而惜善類也  
泰來向爲言官不能區別邪正以報陛下親擢  
之恩乃倡爲邪說取陛下更化以來所收召之  
君子一網而盡之曰是虛議論也是非常人之  
吉士也蓋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之以  
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之以邪黨秦  
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之以異議何湛劉德  
秀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之以僞學泰來之爲  
此言是學安石京卞檜湛德秀輩而甚之也且  
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論諫雖未免於大切  
而其意不過於忠愛人君褒貶雖未免於太白  
而其意不過於扶植善類當是之時泰來豈無  
佗人之可言而乃汲汲於當世敢言之士得非  
珠玉在側覺我刑穢而肆爲醜正之言乎得非  
已無骨骸疾人有之而陰進拒諫之計乎掩義  
隱賊毀信廢忠故以陛下之好賢樂善或者謂  
其不能無投杼之疑皆泰來以邪說誤陛下之

罪也周官有議賢議能之法春秋有爲賢者諱之事本朝趙抃亦謂君子有過當扶持而安全之而程頤見論人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佗長處縱諸君子之過盡如秦來之言求之聖經之格言先朝名臣之芳躅已不合矣况非如秦來之言乎由此而論秦來真誑白成黑指正爲邪者也臣昨具奏乞收叙李伯玉嘗及秦來之姦此天下之公言而非臣之私言也秦來長惡不悛怙終自是辭免之疏有曰近臣無公是非誑

白成黑誑黑成白小人有私朋比指邪爲正指正爲邪又且曲爲相醜詆之詞直欲反昭回之翰不思朝廷之置給舍正謂制勅或有未便而許封還初未嘗以反汗爲嫌也臣之辱官自應汰斥而秦來輒効董必之訟言者豈容無董必之罰乎臣而不言紀綱掃地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秦來褫職罷郡以彰公論以振朝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丙辰直前奏劄

更化

臣立螭無補去國踰年被命提泉業已就道自  
天錫寵俾復舊班再望清光實在陛下易相之  
後敢以更化之說上裨時政之萬一試垂聽焉  
臣聞狗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固非有國之  
福也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尤非有國之  
福也臣嘗觀先儒程頤釋復之義其於頻復則  
曰頻復而失危之道也其於迷復則曰居復之  
終迷而不復凶可知也頻復而失固不可迷而  
不復其可哉恭惟皇帝陛下以不世出之資撫  
大有之運紹定癸巳易相則更化淳祐甲辰易  
相則更化淳祐辛亥易相則又更化廼者奮發  
英斷斥逐大臣當此之時壞證弊端不可一二  
數如司馬光所謂改之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  
可也然朝廷之上不以更化爲局面縉紳之間  
不以更化爲國論前後之易相一也而局面與  
國論則有不一焉故臣得以妄議今日諱更化  
之名也夫所以諱其名者得非習見前日已試  
之弗績逆知今日改紀之無成定見轉移於境

變情遷之餘銳意銷沮於志勤道遠之頃故向之所熟誦者乃今之所厭聞者也使今日果能剷除宿弊圖集事功雖不以更化爲名未害也乃因諱其名遂併其實而忘之架漏目前苟延歲月亦終於淪胥以敗而前日狗更化之名又將有迷復之凶治功何時而可成世變何時而可回乎且去相當國無杜衍封還內降之節有王珪三旨宰相之風於是宣諭內批兼行相事崇階美職間授私人幾有人主與丞相爭除吏之失今易相矣謂宜政事必付中書手筆不廢朝令可也然而璣姻膺仕明示恩私倖門捷徑類多得志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無韓琦竄斥守忠之勇有丁謂私庇允恭之欺於是依憑城社潛作威福陵轢摺紳敢敵公論幾有西頭之勢重於南衙之漸今易相矣謂宜一官府之體而昭平明之治抑內侍之權而安掃除之職可也然佞倖之家寵賂益彰修內之私聚歛未已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不能以呂夷

簡不念舊事爲意而異已者斥乃欲操熙寧大  
臣偏重之舟於是宜鴻高飛不免矰弋白駒空  
谷不顧場苗今易相矣謂宜衆賢之進如茅斯  
拔可也然前席之思方切本不當以傳長沙今  
知名之士當居中而予外者何其倒植也蒲輪  
之召方趣本不當以舍魯邱今既召之賢未赴  
闕而中畫者何其從事於虛文也則猶前日之  
未能用君子也去相當國不能以陳恕不進三  
司錢穀之數爲心而應奉享上乃欲履宣和大  
臣已覆之轍於是紫闥邃嚴錢神可入瓊林克  
溢稅陌不知今易相矣謂宜寬之一分民受一  
分之賜可也然詔書之督上計本非漢之令典  
今賦額之復上煩御筆末流之弊何如也內藏  
之有進奉本非唐之美事今非泛之取猶賴內  
庭常賦之外何所泛出也則猶前日之未能寬  
民力也然則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也既易  
相之後弊政亦自若也轉移局面已越半期快  
活條貫未聞一二謂非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

之實不可也陛下所以勇出前日之相者正以其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偏而不起眊而不行故耳以今視昔相去幾何是無恠乎非時之雷食日之月隕石地震之妖天災地變之稠於前日也光化之城舊利之戍大理思播之攻敵國外患之急於前日也今何時也雖深陳既往之悔而下哀痛之詔可也陛下聰明之資卓冠百王慶賞刑威之權盡在一已帝王盛德大業惟所欲爲顧乃因循苟且之意重而震厲奮發之意

輕

多而明白洞達之意少爲善

不勇疑事功之未必成歷變既深謂天幸之可數得不爲弗慮胡獲之思每持毋動爲大之見羣疑衆難視爲故常危言激論或至扞格是以陛下帝位三十有三年正當道久化成之時方且有夙興夜寐未知所濟之歎非特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爲惜也蓋前日狗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故雖更化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功今日諱更化之名而忘更

化之實故雖易相而不足以救天下之弊然則何爲而諱更化之名或曰改過之憚也立志之卑也天理未純而爲善不能克其量人慾未盡而除惡不能去其根也周惇頤有言人之有過如護疾而忌醫其害不可勝言者前日尚存更化之名既止如今日之所觀今日盡去更化之名又未知他日之何若覘國者直爲此凜凜也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務因循重改作之時乎抑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之時乎不興滯補弊雖宣王無以成中興之名不改之以終善道雖太宗無以致貞觀之治况乎紀綱紊而不張威令玩而不肅當更化而不更化此正董仲舒所謂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者也然豈特不能善治者哉長此不已它日蓋有大可慮者存也臣願陛下察世運之既極念國事之已非顧省闕遺斷絕牽制如易之見善則遷如書之改過不吝怵惕惟厲思免厥愆以加側身修行之功引咎責躬布於境內以立修政攘夷之本補綻決壞



支持邪傾以爲濟時拯世之術明詔二三大臣  
捨其舊而新是謀毋諱更化之名而蹈迷復之  
戒天下尚可爲也不然世變日下如江河臣懼  
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

丙辰後省奏劄一

論常挺

臣聞曲臺典禮之職實爲朝廷清望之官必清  
約如楊綰清潔如賀循而後可以居之苟非其  
人不在茲選臣伏見新除太常少卿常挺科名  
雖峻識見甚卑自登仕途蔑有善狀其出守三  
衢也折苗之贏則捲入私囊椿積之米則變爲  
路費邦人具能言之其入分六察也聽其兄晞  
尹堯占稅物致鄉人之稱冤縱館客樓其姓者  
交通關節使平民之溺死通國無不知之睿斷  
如神已解言職貪夫無耻載入修門以清望之  
官而畀之若人非所以重禮樂之司也欲望聖  
慈將挺新命特與寢免不勝公道之幸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牘

臣聞君無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著在古禮昭如日星所以扶持世教防範人心至不輕也故以國廢名以官廢職名可廢職可廢而諱不可廢也隋書以韓擒虎爲韓擒唐文以丙辰爲景辰雖以武三思之不道每對人言猶稱世爲代非君所而且若此况前旒鞋纊之下乎臣伏見新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張濟之奏對次篇引用書語其一從酉從凶正犯哲宗皇帝嫌名臣一見之不覺悚息猶恐書吏筆誤載於省房關到奏御正本所犯一同操觚弄墨之生尚以此見黜於場屋垂紳搢笏之士乃以此昌言於朝廷是敢於君所而無公諱也無禮於君莫此爲甚忽覩除目典教東庠論其科名固不爲忝第直講王邸教育宗英顧使不避祖宗之諱者爲之天下皆知其不可也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濟之罷黜以正國法以肅官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訓卽前添差淮南東路兵馬鈐鑰揚州駐劄仍釐務張萊孫差知袁州帶行環衛官臣切惟袁之爲郡實江左名邦以法從之其選至不輕也今忽畀之一小使臣殊駭觀聽雖惟辟作福無所不可然除授之事亦當按之舊典參之公言其它豈無武人可得之郡稍合近比則天下莫敢議其非臣職分所在不容自默

四論周坦蕭泰來

臣聞傳有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爲惡不同爲姦則一儻使羸豕之躄躄必成滋蔓之難圖臣伏見朝請郎周坦雖忝掄魁全無學識不念榮進之素定惟知溫飽之是謀初宰相待罪臺諫之職也坦則藉妻舍之通家使內言之出梱相爲表裏變亂正邪辱言責甚矣內而臺諫外而監司皆天子耳目之所寄也坦則溺婦翁之私情推部使之風采公肆彈劾不畏嫌疑壞紀綱甚矣毀公植私附下

罔上此傳所謂不則德義之經者也朝散郎蕭  
泰來粗工於文不明乎善良由氣質之偏駁不  
知議論之回邪再爲幕官已逞貪虐自登言路  
益務蔽欺無瑕可以非諸人在已未有能直人  
者也泰來則以司憲之府爲欲窒以聽訟之權  
爲利源請托公行是非倒植汗清臺甚矣人臣  
惟不言言則入此六事聽言之道不可豫爲一  
說以禁切之也泰來則指敢言之人爲虛議論  
指好脩之士爲虛名邪說盛行一網殆盡誤上

聽甚矣惡直醜正靜言庸違此傳所謂口不道  
忠信之言者也臣考之國史有曰庶官之外別  
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得之爲榮選擇  
尤謹又曰祠祿之官所以佚老優賢祖宗之時  
員數絕少其選俱不輕也坦泰來昨以臺臣論  
列褫職罷祠睿旨一頒公論惟允今許之牽復  
或者謂之惠姦大明當天固不復用履霜堅冰  
尤當豫防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泰來依  
舊職予祠新命並與寢免以正國法肅官僚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雪窓先生文集卷之一